

万国智

西窗小品录

1992·2—1998·2

香港明艺出版社

西窗小品录

万国智著

香港明艺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八月

作者告白状

我将在这册文字里，荣幸地与你认识。读与写之间，最是不薄缘份。

凡人凡事，原本逗人一笑罢了，可生命的痕迹，就不那么容易抹尽了。可能你从昨天走过来，回望岁月，多多慨叹？可能你从今天起程，让它作个警示，伴行一程？

有得有失，有苦有乐，有美有丑，有雅有俗，有恶有好，人生世态皆小品，记载于小册子里，说与你品读又何妨！

仅此你可以相信，我绝无非份之想，唯有真诚永远和你同在。

一九九八年八月刺桐学村西窗

目

录

目	录
作者告白状	029 简化生活方式
家居泉州城	032 家有存物
头顶有文章	035 一夜KTV
开会有感	038 今晚去卖书
住家的地板	041 边境不通车
那年过生日	044 一笔『冤枉债』
卸不下的责任	047 票证的丑戏
消退记忆的数字	050 丢了个职称
让人困惑的炫耀	052 订户的疑惑
花样包装是一时的	055 临时人证
	058 老夫子宴客
	061 丝毛外套

064	法院小姐	097	请买跌价手表
067	此地不许拍照	099	去兑取稿酬
070	街头小骗局	101	柜台好看戏
073	误会的镜头	103	修车店师傅
076	『裁判』难当	105	『鸟台』台长
078	漫长的遗憾	108	关于缘份的拾趣
081	摆个棋局	111	寒夜来访者
084	说一句实话	114	『摇篮』里的书生
086	贵重的俗物	117	外籍女诗人
089	祈求盗车贼	120	蓦然回首
092	小子上大学	122	穿过峡谷
095	求个『时髦』发型	125	当年『沙龙』

127	人生的责任	159	人猴之间
130	友情『乌拉』	161	螃蟹的哲学
132	决心回家去	163	『钓白』杂想
135	上街共进午餐	166	不见『北仔饼』
137	半个老老乡	169	东邻有女
140	老『右派』W	172	电视之梦想
142	『副头』轶事	175	流行疗法
145	患了『书呆症』	178	『回头是岸』呐
147	消磨了青春红颜	181	也当『追星者』
150	投宿荔城	184	祝你天天平安
153	元宵灯话	187	无言的证者
156	周日不宁静	190	不是绝招的『绝招』

- | | | | |
|-----|----------|-----|----------|
| 193 | 大家都来欢迎快乐 | 228 | 花港观「花」 |
| 195 | 屏幕前后人评说 | 231 | 九曲筏工自成一景 |
| 198 | 委屈你坐守客厅 | 233 | 渝州的头帕 |
| 201 | 捡个清凉夏日 | 236 | 郭坑之「战」 |
| 204 | 我说打工仔 | 238 | 深挖地洞 |
| 207 | 漳州一夜 | 241 | 泥鳅盛宴 |
| 210 | 一路有美食 | 244 | 抢收抢种 |
| 213 | 北京城里问路 | 246 | 拉练夜行 |
| 216 | 京都吃冰棒 | 248 | 生存的辩解 |
| 219 | 汕头茶话也飘香 | | |
| 222 | 小试冻面 | | |
| 225 | 鼓浪屿剪影 | | |

家居泉州城

有人问我：家住泉州，感觉如何呢？

我无言以对，委实想不出明确的答案，原因是这里有个“焦点”：看你怎么个活法？

如果你想富有，那就去做生意。泉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遥远的年代，对外贸易交往较为先期，市民阶层的商品意识相当深厚。

“埭埔阿姨”堪称其中之一的典型，传扬于世。现今的年月更为开放，挣钱门道活络。不妨推车装货去叫卖，也不妨上夜市去练摊，固定点的，租赁个门面，即可开市；捅穿自家临街屋壁，也能成店。你看一城商山商海，谁个不是在扑腾不想去积攒？外省人形容泉州，满街皆是商人，不能说没有道理。

当今在人们心目中最潇洒的头一号是企业家。当你选中了时机，富于经营和组织的才能，引进加工也好、开发创新也好，相信能得以代价的回报，打出一方天地。近几年，城内城外不少企业“明星”，就是这样竞争升上高空。泉州籍旅外的侨胞为数不少，你有这样的“热线”，比如亲戚朋友同窗，他们肯投入资金，申批个合资企业，或由他们独资，让你执

政，便是一展身手的时候。泉州离北京远些，但距“国际市场”的香港很近，你市场信息灵通，管理生产有方，产品不断翻新，打出泉州的名牌，独领风骚，许多迷人的花冠戴到你的头上绝非廉价的虚荣，因为你在全国或国际获得产品大奖，因为你协助开发贫困地区，因为你资助了公益事业，类此种种，你的功勋章金光闪闪，许多人认识你，许多手握过你，许多人为你载名立传，这不正真正称得上潇洒？好样的，“你大胆往前走呀”。

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时配给的。那你也以把日子调理得从容些，登上写字楼供职或进机关任个小公务员。这两个所在大多是文职活儿。你持有一定级别的盖了钢印的文凭，证明拥有的学识，最理想的还得讲究一下仪容身材，听话反应快，干事能手脚利索，这也就够了。每天踩着单车按时打卡上班下班，顶头上司局长处长主任或董事长经理总监，他们布授的任务，上下同伙分担，你完成得不坏，竭尽忠心，待遇不差工作不累，工薪够吃饭穿衣够开销，特别难得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充裕，大可携带女友或情人，跳舞唱歌抽奖玩股票，还可能其他方面业余赚一笔，叫你脸色滋润手心烫热。不赚钱也不要紧，一通消遣乐在其中。这种活法不必太动脑筋，不会劳损身心，精神也愉快。享受人生，你是个性独立的。

特殊地说，发不了财却不乏名气，大有人

在，首推的是一身粉白的教师和浪漫的街头小文人。泉州人的文化素质不算太低，这和学校教育有着密切关系。不管是官爷财翁还是平头百姓，绝大多数人心理，总盼望自己的儿孙有出息，不读书往哪里走？泉州海内外乡亲历来重视尊师重教，源源不断地捐资，政府财政也不少拨款，复办增办大小各类学堂，可是子弟多课桌缺，挤来挤去，乡人还是慨叹老师存在的重要。有关舆论宣传也颇轰轰烈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兴国之本在于教育”，云云。尽管教师并非真正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在泉州当老师的生活清寒些，幸好一份奉禄还是保得住，仅于此，老师的名气还是得以认可的。

至于那些街头文人，喜欢随兴来几笔，报刊上常现名字，发表“豆干”文章，有时不免互相吹捧，共同欢悦。更有泉州为文化名城的背景，有着侨乡的特色，有开放城市的风貌，捡得些许材料，煎煎炒炒成一盘，喧哗一阵凑热闹，裁裁贴贴出些书，权作一种快慰，不太在乎少得可怜的几文稿酬。有些人借文章去敲开官衙大门，去挖有钱人的皮包，属于例外。大多文人只要不是说太多假话，本性原色，在泉州这样人文景观的浓郁氛围里，还是受人叫好受人尊崇的。

若是方方面面道来，怕是纸短话长。就凭上述事例，有个感觉是不可否认的，“泉州人

个个猛”，另有一说是“爱拼才会赢”，活成个什么样相，就凭你的能耐，至少不会被饿死。这是家居泉州的福份吧。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

头 顶 有 文 章

稳坐旋椅上，系好白围巾。这时候，听见背后理发师傅送我一句话：先生，您头发丢多啦！音调低缓，似惋惜似提醒。

我嘿嘿无言以对。头顶的发丝屡屡飞脱，我已有相当警觉。前几年每上店理发，师傅第一道工序，便是边梳理边打薄，接下去再动剃刀电剪，更不用提起当年的旺盛，一头粗发不亚于春天阳光下的新松。怎么，这一恍惚，“水土”流失的态势日趋严重？

说实话，我绝不是悲愁岁月消逝，暗叹人生苦旅，而是对照之下，与我同辈的人多数就不脱不丢，只比我多白一小撮而已。我下意识请教过，他们说不出所以然，随口引句俗语，说是人的头发，“会白的不脱，会脱的不白”。看来我属后一类。但不管怎样，放任头发凋零得剩下一颗亮亮光头，谁人都不会是乐意接受的吧？

我开始实行“空中保护区”的措施。

有一天下班，路侧忽然钻出个漂亮女人，扳住车把逼我下车。她纤纤细指按下我的脑袋，操着颇纯正的国语，含着几分娇柔说：先生，

您的头发该治一治。——原来是卖药的。仔细注意一下，场面挺堂皇的，上横红布黄字的大条幅，下摆一长列桌子，卖药的男女皆穿着白褂。让我考究出可信性的，是那枚“巡回展销证明书”上的钢印。听她们介绍得灵验，我当即花五六十元买两包。回家后取看，竟然是两堆不足盈握的碎沙。沙砾也能成药？我半信半疑了。

或许是什么秘方偏方土方？不妨试试再说。每天不停地冲开水喝，喝得沙砾退色，喝得人翻白眼。结果丢发的局势仍旧控制不住，依然飘飘洒洒。我估计，此味“药”属于即无坏处也无好处，可包装皮上偏要说明如何如何奇特，包医百症、返人青春。我把沙子连杯子一齐摔出窗外，见鬼去吧，吹嘘得越神的东西，可能越是糟糕透了。

之后，再没见卖这“沙药”的人露过面。

却是有家店主多次地推荐洗发精。装璜雅致，缠绕一串洋文，中间是个风情万般的美人头像。店主相告，这种洗发精去污质量理想，尤其有护发生发的功效，许多人用了都说好。他再三声明不敢唬骗戴眼镜的斯文先生，表现出对“上帝”竭尽的诚意。

吃过沙子的亏，启用洗发精不能不小心。我只倾出一点点，顿时满室香气袅袅，白白泡沫犹如“雪山”，简直要把人眩昏了熏醉了。不一会儿，香气散淡泡沫消融，可怜见！水面

浮游的全是发丝，有的甚至一绺一绺脱落的。我回身找那店主讨个明白。店主也傻了眼，鼻子额顶冒了汗珠。他除下帽子，巧了，一片晶莹透澈，他有一颗很有清洁度的光头！

该留的留，该去的去，就由它好啦。我不想为丢发怀有隐忧，反正我又不搞时髦发型，也不争吉尼斯黑发长发纪录，似可不必自我造成心理压力。相信什么？自己。

春节前，相离十数年不见的朋友，来参加闽台医药学术讨论会，拨空登门探访。他说我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头发稀少点。我趁机求助妙法。他哈哈大笑，拍拍自己的秃额示范说，至今还未研制出特效药，头发会丢会长，稍上年纪长慢点是正常的。他劝诫我，多加营养少动脑筋。

一席话有理有据，自然可信。但我想遵他所嘱，恐怕办不到。就为保存几根头发，让我不动脑筋当傻子呆子，值得吗？留什么去什么既然很难两全，只好牺牲头发了，我将永远铭记头发为我追求我的事业所表现的“壮烈”。

一九九四年七

开 会 有 感

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谁不是大半辈子和“开会”打交道，在大会小会明会暗会的烟雾中，慷慨地掷下许多时光？谁不是在表彰会批判会讨论会座谈会中，去放眼世界革命，去跟坏人斗争，去接受教育帮助，有过有幸或不幸的际遇？还好这一切已经是往事。现今的日子，众人熙来攘往奔忙着去挣钱，除了当官当公务员的人外，平头百姓开会的机会不太多了，堪值合十称善。

不过，我说的“不太多”，并非很少乃至少到没有。比如说，我还经常得去参加一些会议，有属于圈子内的会，也有属于圈子外的会。不管什么样主题与形式的会，我有时会感觉精神疲软情绪厌烦，但出于某些原因，有的会议还得去应卯画押，有时还得带几分认真去出席，踏上莲座去装“佛”。

许多年前的一个民间节日，有关部门决定举办个国际性大型活动，筹备工作与新闻宣传同步进行，就召开个记者招待会。我应邀到会，意外地邂逅了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人，久别重逢，原想趁机细叙一番，可是没说上几句，

会议开始，他拉住我硬要往前挤。向来不喜欢凑热闹的我婉言谢绝了。他飞快地三弯两拐到圆桌那边座位上，和“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的官员们很贴近，会中会后又是提问题又是握手。我再也寻不见与他交谈的空隙。当天晚间，他特地挂电话来，让我赶紧去看电视新闻，有关记者招待会的报道有他不少“镜头”。

我以极快速度赶到荧屏前，可惜他的“光辉形象”已经闪过去。我作了猜想：那个陪衬在领导人一侧的他，不知有几人注意他认识他为他欢呼？但有一点我深信，抢得记者招待会为背景，亮了相展了风采，对于他是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以开会为乐事者，大有人在。很偶然的一次，我遇见一位领导人，他表情严肃且含批评口吻，查问我有几次部门会怎么不来参加。我听了一愣，既然要我参加且必须参加的会，别人都接到请柬为什么我没有？他不相信，以为我不喜欢开会而借口搪塞。我大叫冤枉甚而指天发誓：所开的会我看过电视和晚报发过的消息，可直至今天还不曾收到通知，包括文字的口头的传呼之类通知。

实情实况使他收回对我的指摘，他带歉意笑笑说，明白啦。问题就出在另一名领导人那里。该老兄勤笔写文章，但他略输文采亦稍逊风骚，于是对我等写作之人讳莫如深。他一方面利用可利用的场合用文字自我鼓吹，另一方